

村庄的底蕴

王 优



仙境传说 周文静 摄

去桥头买农家瓜果蔬菜。咦，居然有人卖花生。刚刚从地里挖出来的花生，带着泥土的新鲜。情不自禁拿了一颗，剥开，麻壳壳里挤一粒红米米，色泽靓丽，籽粒圆润而饱满。“麻屋子，红帐子，里面住个白胖子。”儿时的歌谣从记忆的深处分花拂柳而来。

少时，最为亲切的农作物莫过于花生。种花生，收花生，吃花生，凡是与花生有关的事，现在想起来都不禁微微一笑。那些被时间浸染过花生，仿佛自带温情的包浆，无论岁月怎么流逝，历久弥香。

种花生是一项细致活。油菜割了，麦子收了，泥土犁过来，划出块抽成厢。父亲提了锄头，一锄一锄，把泥土敲得细细的，整得平平的，然后打窝。父亲教我们打土窝，说就像用毛笔写“一”字，起笔运笔收笔都是有讲究的。父亲打出来的土窝，横平竖直，土窝的大小深浅，一切刚刚合适。那些泥窝窝，横看竖看，正看斜看，像刚纳好的鞋底，线条流畅，气韵生动。

然后抓了草木灰，磷肥，放进土窝，再放入花生米，淋上农家肥，掩上土窝。种子在这样的屋子里，闭关静修，安安心心，舒舒服服。只等时日一到，顶开泥土，探出头来，哈！胖墩墩，绿油油的花生苗，点缀在平整的泥土上，花朵一般，怎么看怎么好。

“青梗绿叶开黄花，泥沙底下住人家。”花生苗见风就长，要不了多

久，绿叶底下就会开出朵朵小黄花，小小的黄花疏密有致地洒在椭圆形的绿叶丛中，像昨夜星辰散落碧草中，灼灼烁烁，又像大地不经意间露出的笑，俏皮而活泼。花谢之后，细长的针插进泥土，慢慢生长，孕育，膨大，悄悄结一串串诱人的果实。

关于花生的生长过程，近代诗人杨雪窗这样描述：三月始播土，冥然

何怨尤。四月叶交覆，饮露绿阴稠……五月绽黄英，披拂爱风柔……七月既结实，连胞意绸缪。没有种过花生的城里人，读读诗歌，便也可大致了解花生的一生了。

稻谷黄时，花生就老了。老了的花生生吃熟吃皆美味无比。在乡下老家，花生是人们必种的农作物，再懒散的人家也总是要种上几垅花生，

害虫

董改正

候，到了大荒之年，连自己的……德中蓦地停下了，良久又接上一句，我们是不是害虫？德中把自己说得沉默起来。

大家都陷入默想里，不说话了。路灯就亮起来，照得老德信窗帘上画的竹子就像真的影子一般。村子里静得很，偶尔几声蝉鸣，就像水塘边的树叶上偶尔滴下几滴露水一样。村子空得就像一面大鼓，有个动静就有回响，就像现在，德信就听到了脚步声，嚓嚓嚓，嚓嚓嚓，不止一个人。他就慢慢坐起来，走到窗户边，掀开窗帘一角，他看到昏昏暗暗中七八个人，晃着七八条电筒光。德信穿上裤子就起来了。

有小南风，夜凉如水，那群人穿过田埂，走向山边的树林。

是德信爷？有人听到了脚步声，回头大声问，几只夜鸟惊惶地飞起来。

你们在捉知了猴？

是呢，德信爷，我们年纪也大了，大钱挣不到，重活干不动，挣点轻巧钱。大中黑暗里笑咪咪地说。德信认出是大中的声音，时间真快，他也有五十六七了吧？

挣钱？

是呢，浙江那边有人开车过来收，一斤三百五呢！他们把知了焯水，放到沸油里用小火炸，炸得金黄饱满，翅膀都金黄金黄的，酥酥脆脆的，蘸上椒盐，好吃得很，卖价高得很！黑暗中有人吞口水，有

人笑。

别抓了。刚才德中告诉我，这些知了猴都是他们变的。

田野里顿时静了，小南风轻轻地抚过每一片稻叶，把它们擦得越发干净了。黑暗中他们的喘息声急促起来。

爷，你要说德旺爷我还信，德中爷是火化的，一堆灰哪能变知了猴？再说了，六道轮回，可能哪头猪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，我们不还是照杀照吃吗？何况，知了喝树汁，是害虫。爷，你回去睡觉吧。我们走。

德信坐在田埂上，小风过来吹他，吹得他昏昏沉沉地睡着了，白花花头颠簸得像一条船，直到脚步声惊醒了他。

卖给我吧，我出三百六。

这不好吧？我们至少二十斤，七八千呢。

我有钱。德信的几个儿子都有钱，有一个在上海买了别墅，接他过去他就是不肯。他们只好给他钱，几千万地给，他是有钱。

大中说了谎，知了猴只卖到两百出头。现在是德信硬要买，怪不得他们，他们就去了德信家。德信拿出一摞红票子，垛在桌子上。有人取来了电子秤，一个一个地称，称好慢慢倒在德信准备好的稻箩里，一个一个地给钱。拿过钱都装在口袋里，口袋都鼓鼓的，他们不好意思地看着德信。德信说自己有一个请求，耽误大家半个小时时间。大家都答应了。

炒来香嘴，煮炖做菜，或者下酒，或者榨油，经济实惠，好得不得了。秋风凉，稻谷香。记忆中，收割稻谷的大忙季节，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下酒菜，就是煮花生。

晒谷子煮饭食的间隙，祖母拿起背篋，匆匆赶到地里，将花生连藤带籽一起扯回来，在屋檐底下摘了，淘掉泥沙，倒入锅中，加水加盐，大火煮开，焖上。切菜煮茶，又到太阳底下晒谷子，忙七忙八。收割稻谷的人一回来，大盆的花生端上桌，老白干满上，大家边剥边吃，边喝边聊。煮熟的盐花生，面嘟嘟，沙噜噜，一口花生一口酒，花生的香，酒的香，沁心入肺，赶走疲劳，补充能量。已经用完的力气劲儿又一点点在血管里生长流动，下午的稻田里，打谷机的轰隆声，人们的笑声，又会此起彼伏。在倒伏的稻子和挥洒的热汗中，大家议论着稻子的收成，花生的收成。地里的花生默默不语，老去的叶子渐渐有了或黄或褐的斑点，香气却是愈发浓烈了。

朴实无华的花生，朴实勤劳的农人，共同构成村庄温暖深厚的底蕴。稻子割了，花生挖了，紧张的农活暂告一段落。晴好的天气里，家家户户院子里晒稻谷晒花生，空气里尽是稻子的香，花生的香。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”付出的劳动终于有了收获，金黄的稻谷，饱满的花生，是劳动的勋章，是土地的馈赠，是秋日里最美的风景。

德信拿出一只健壮的知了猴，走到门前的棟树边，把它放在树上。它迟疑了一下，慢慢地向上爬去。爬到树干中央处，它停住了，久久不动，像是在想着久远的往事。它的身体颤抖起来，后背慢慢裂开，淡绿柔嫩的躯体从裂口处慢慢地挣出来。它一定很痛，一定很怕自己挣断了自己细如牛毛的脚尖，它蜕得就像慢动作电影一样。它的壳紧紧地抠住树皮——现在，壳是不是已经死去？它的前端终于全部出来了，它在慢慢后仰，慢慢地拔出尾部，它终于全部蜕化了，停在自己的躯壳上，久久不动，是在感受微凉的晚风，还是不知如何处理自己的前世？它终于离开了蝉蜕，慢慢向上爬去。

这是两生两世了，再过一百多天，又是一世。德信说。众人无声。

德信搬出稻箩，将知了猴一个个地放在树干上，看着他们慢慢向上爬去。

众人无声看着。德信转身，微微笑道，我看着，你们回去睡觉吧，我以后也是要变成知了猴的。



德信爷八十七了，一个人住着。这个清风明月的夏夜，他迷迷糊糊睡着了，几个老朋友忽然来看他，吵醒了他。

知了猴都爬出来了，趴在树上，就跟沙滩上弓腰脱衣服的娘儿们一样，后背弓得可真好。德旺一向爱开玩笑，死也改不了。

你这老梆子，你是在哪个海滩上看到女人脱衣服的？现在还去海滩做什么？现在的女人女孩子老婆子们，哪个在夏天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？德喜就喜欢跟德旺呛。

德旺急了，他说的跟德喜呛的，根本不是一回事，两人夹缠不清起来。德中坐在一旁抽着旱烟袋，明明灭灭的。你们说，知了埋在地下几年，是像种子一样，还是像娃娃在娘肚子一样？德中拿烟袋在地上敲敲，敲出一蓬争先恐后的火星。

你怎么知道种子和娃娃在娘肚子里不一样呢？德旺问。

就是，大地就是知了猴的子宫呢！德喜难得地附和德旺一次。

德中惊奇地看了德喜一眼，又磕掉一撮火星，悠悠地说，有的知了猴在地下埋了十七年，出来也就百十天，你们说，这有什么意思呢？就像人一样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出来百十年后，又埋到土里，有什么意思呢？

你是说在娘胎里十个月，在娘胎之前呢？我们埋在哪里？可能和知了猴一样吧？可能也有十七年，甚至还不止，一百年、三百年呢！德旺说。

我的孙子说，知了是害虫，吃树汁呢！德喜说。

我们呢？吃自己亲手养大的鸡猪牛羊，吃菜，吃山上长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，过去，我说的是古时